

著名儿童文学作家
成功读本



收录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·披露作家的才华如何被点燃

点火的人

真情
幽默
卷

安武林 主编

谢倩霓

李学斌

北董

秦文君

张洁

高洪波

张品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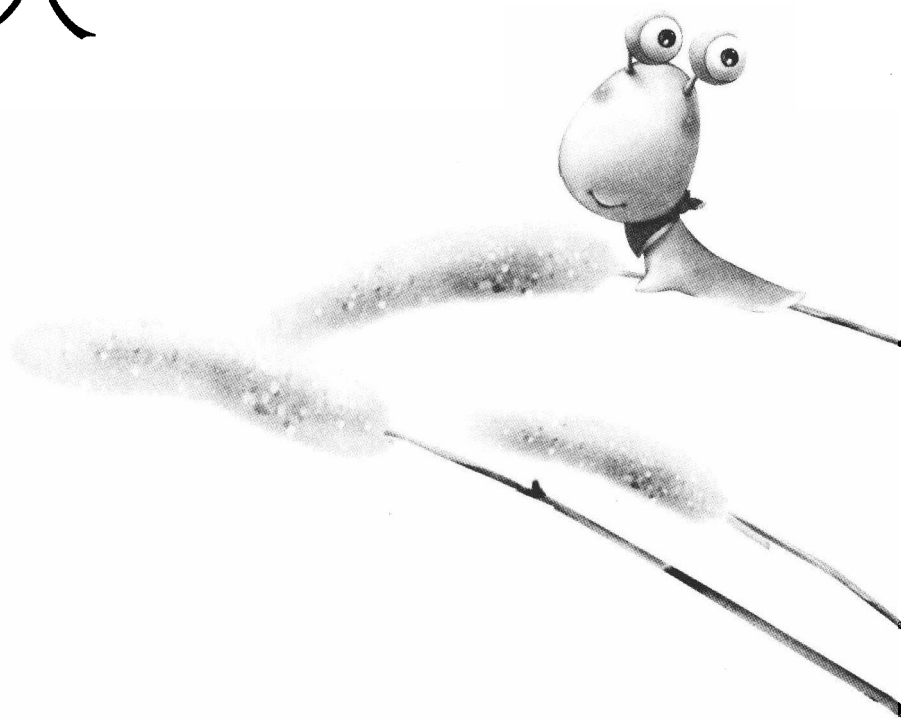
杨鹏

黄春华

安武林 主编

点灯的人

◎真情幽默卷◎

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点灯的人·真情幽默卷/安武林主编. —福州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9. 9

ISBN 978-7-5395-3568-5

I. 点… II. 安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儿童文学—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60983 号

点灯的人·真情幽默卷

主编: 安武林

出版发行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http: //www. fjcp. com e-mail: fcph@fjcp. com

社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(邮编: 350001)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: 福州市金山浦上工业区标准厂房 B 区 42 幢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 202 千字

印张: 14.5 插页: 4

印数: 1—6150

版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5-3568-5

定价: 20.0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。



爱 感恩 秘密

安武林

这是一套多多少少和感恩有关的书，感恩的理由是：爱。一个人，一本书，一个故事，就那样改变了人的命运，就那样温暖了人的一生。

每个人都有童年，很多人的未来于不经意间，在童年就注定了。我们阅读到的这些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的故事以及他们的作品，无一例外地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。当他们津津乐道地追忆往事的时候，我们不由得会产生一种惊讶和惊喜的感觉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尤其是童年的秘密更为绚丽。这些作家们在向我们倾诉爱的秘密，向我们倾诉成功的秘密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动。他们是怎样选择上写作这条路的？他们是怎样获得成功的？作家们的这些秘密都向我们公开了，在这些秘密中，我们总能获得点什么，总能感受点什么。

理想的种子，始于童年的兴趣。当兴趣变成喜欢和挚爱的时候，理想的种子就开始发芽了。作家们是怎样爱上阅读的，是怎样爱上故事的，是怎样爱上写作的，作家们最初的喜欢和

爱的秘密,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他们的理想之路,人生之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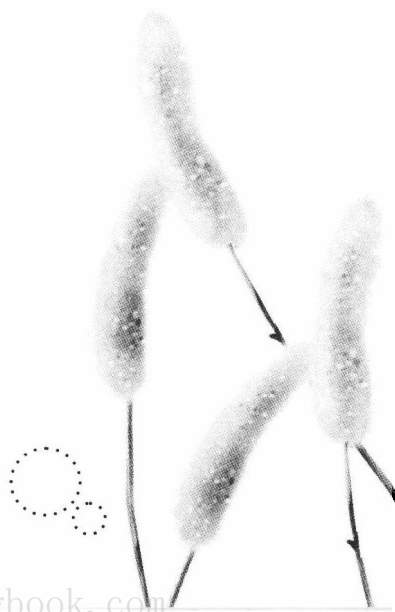
很简单,作家就是这样炼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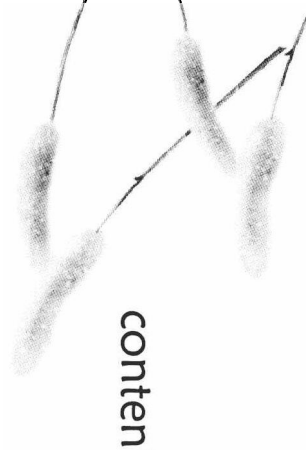
儿童文学作家都是为孩子们点灯的人。点亮孩子们理想的灯盏,阅读的灯盏,人生的灯盏,信仰的灯盏……那么,他们又是怎样被点燃的呢?可能是一本书,可能是父母,或者外婆的故事,或者老师,还有其他。他们被点燃,所以开始发光了,开始放亮了。

而现在,他们深情而又幸福地给孩子们点灯,给孩子们写作。

就像一个人谈话多了,必须要喝点水一样。当我们听完作家真实的童年故事的时候,我们可以再分享一下作家们的优秀作品。这样,我们就得到了双重的享受。而我们,就像看电影一样,看那破土的幼苗是如何一下子长成参天大树的。我们的想象可以完成作家成长的过程,或者说复原。

想一想,那种内在的联系和那种作家没有说出的更多的奥秘,我们就了然于胸了。





content

目

录

○秦文君

003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

005 四弟的绿庄园

016 一诺千金

○高洪波

021 我的老师

026 博物馆

029 冬蛭蛭

032 我喜欢你,狐狸

○谢倩霓

037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

042 初中部寄宿女生

058 日子

069 穿越而过

○张洁

083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

086 你看见了吗,这儿我的手

097 人间烟火

○李学斌

- 107 点灯的人
- 112 金色的手指
- 125 穿越劫难

○北董

- 141 滴水润苗
- 147 小蜗牛若若
- 152 一片海,两片海

○张品成

- 159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
- 162 真
- 172 指间的太阳

○黄春华

- 187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——《红楼梦》
- 190 玫瑰使者
- 198 爸爸的左眼

○杨鹏

- 209 空中有一双朝你挥舞的手
- 213 耳朵出逃
- 218 魔桌



QIN WEN JUN

秦文君

秦文君,1954年生,上海人,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。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,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,已出版作品400多万字,代表作有《男生贾里新传》、《女生贾梅新传》、《小鬼鲁智胜》、《小丫林晓梅》,先后40多次获各种文学奖,其中《男生贾里全传》、《宝贝当家》、《孤女俱乐部》等作品分别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国家图书奖提名奖、冰心儿童文学奖及上海第三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、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、第四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第三届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等奖项。

《小鬼鲁智胜》、《男生贾里》、《家有小丑》等10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连续剧。

著有《秦文君文集》(5卷),儿童文学作品集《变变变》、《十六岁少女》、《男生贾里全传》、《小鬼鲁智胜》、《调皮的日子》、《小人精丁宝》、《小丫林晓梅》、《女生贾梅全传》等。

《男生贾里全传》中《伟人细胞》一章被收录于苏教版语文教材。



我的文学启蒙老师

秦文君



刚进小学时，我是个很让人头疼的学生，常赖学躲在家后面的大院子里捉虫子，或是独自奔来奔去，仿佛不习惯学校这样正规的生活。所以，小学一、二年级，我始终是个差生，直到三年级祝老师接我们的班。

祝老师是个肤色黑黑的女性，当时二十岁左右，是个文学爱好者。她送我一本当时很红的儿童小说，还在班里给大家朗读《欧阳海之歌》。那些书，成了我最早的启蒙读物，我把书都读得滚瓜烂熟。随后，开始常去少儿图书馆借书，那书卡也是祝老师发给我的，似乎每个班只有两张。

四年级，我们开始学写作文。我的第一篇作文题为《雪》，开头一段写的是：

早晨醒来，发现屋里特别亮，趴在窗口一看，下雪了，连忙大叫起来。



祝老师看了作文，大为赞赏，还特意找了我父母，郑重地谈了她的发现。

那似乎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获得隆重的褒奖，以后所走的路似乎都带着当时留在心里的温暖之感，而且，后来又得到的许多褒奖都不如当时的震撼那么强烈。

从此，我和祝老师有了“私交”。她患病时，我曾跟一拨同学跑很长的路去探望；她见我们气喘吁吁地跑来，也很感动，特意带我们去店里吃了酒酿圆子。这是我第一次受到老师的招待，所以至今不敢忘却。

我常想，假如当时没有受到祝老师这样的热忱鼓励，我或许就会成为另外一种人，一个幼小的生命是多么容易走入旁门左道。遗憾的是，由于我的母校西门路二小在我们毕业后就撤销了，所以跟祝老师渐渐断了联络。但是，直到今天，我耳边还会响起她抑扬顿挫的朗读声。那种声音在我听来，是世界上最真切最圣洁的呼唤。

四弟的绿庄园

秦文君



我当女孩时，想法千奇百怪，有一阵特别推崇吃辣椒不眨眼的男孩，感觉他们坚毅无比，能包打天下。四弟就能大口嚼辣椒，又是家中众多孩子中唯一的男孩，我坚信他会成为大人物。那是种充满善意的深刻期望。母亲更是如此，待他像收了个门徒，不停地教这教那。

四弟驯服地听讲，双膝并拢，弓着背，只占很小的地方，目光却不与母亲对视，游游移移的，忽而倏地一笑，走神想他喜欢的东西。

他仿佛也寻不到真心喜欢的东西，兴趣千种万种变幻无穷。先是热衷于扮医生，往我肋上叩几下，开张皱巴巴的药方。母亲大喜，赶忙买回听诊器。谁知不几日，他就移情于养蝌蚪，拔下听诊器的橡皮管吸蝌蚪粪。母亲又兜遍全城买回一尊漂亮的瓷鱼缸。哪料第二天他就将那些小生灵送了人，缸底凿个洞，栽上棵病怏怏的蓖麻。他就那么恶作剧般地轮番折腾，种种热情都像先天残缺的种子，刚入土就死得不明不白。他的操行终于使母亲的痴情犹如蚕蜕壳，一层层蜕去，最后结个硬茧。

家人爱怨参半的目光仿佛使四弟很痛苦。他才十岁就善于飞眼察看父母脸色，常常低眉顺眼。

我有一回远远瞧见他垂头丧气走来，斜刺里跑来个脸色发白的男生，伸手往四弟脸上抽打两下，四弟居然不敢还手，像只地老鼠似的疾速逃遁，逃出几米远才阴阴地骂句“Pig”。整整一天，我失魂落魄，说话口吃，随时都能淌下眼泪。那白脸男生就成为我生平第一个恨过的人，就因为他让四弟那么羞愧地败在手下。

同年冬末的寒潮里，四弟染上肺炎，病愈后竟开始赖学。父母软硬兼施，他却哀哀的，似乎满腹心酸。班主任上门来家访，耸起肩来幅度很大，耸完就说四弟留级已成定局。

我祖父就在四弟眼看将要垮掉的当儿，从山东老家日夜兼程赶来。我感觉他的红脸膛像初春第一束温馨的阳光。他说梦见孙儿在呼唤。真神了！

祖父身材魁梧，蓄的白胡子及胸，戴一顶晒白发脆的草帽，全身散发浓烈的劣质烟的辛辣气。

祖父的出现使四弟活跃起来，一老一小凑得很近交谈，鼻尖对鼻尖。祖父弯下身，四弟则凸胸站个笔直，仰脸如向阳的葵花。他的脸毛茸茸的，满是短而纤细的白汗毛。我总想像抚摩一枚鲜果那么去抚摩它。

祖父打点行装那天，四弟突然离家出走，到夜里仍不见踪影。后来母亲在她的大枕头下翻出四弟的留言条，大意是他已铁心去老家，如应允就打开所有窗户表示欢送，否则他情愿讨饭也不回家。父母横商量竖商量，家中的灯彻夜不眠召唤他。唯有祖父鼾声舒畅，我怀疑他参与了四弟的密谋。

拂晓时，父母决定妥协。我跑去打开窗户。远远的忽明忽暗的天光中，有个男孩蹲在旧屋檐下，眼白在暗影中忧郁地闪烁，宛如湿了羽毛走投无路的夜鸟。突然，他瞥见大开的窗户，朝天直直地举着胳膊奔来，带着夜里的潮气飞跑，嗷嗷叫着，气势如一举攻克堡垒的壮士。

后来四弟伸手向母亲索讨他所有的东西，包括养冬虫豁了边的罐子。他把家什塞进灰扑扑的帆布包，在小腿上还别出心裁地勒上绑带。

送别那天我怕自己会伤感，特意让母亲到时提醒我。火车启动那瞬间，四弟竟满面春风，大作挥手状，弄得大家只好硬僵僵地笑。

母亲是顶不快活的，四弟离开时如此笑口大开让她发闷，竟没有一点儿留恋，这铁石心肠的四弟。母亲抻抻袖子，弄好头发。我感觉要让人克制内心汹涌的感情那简直难死了。在春寒裹挟的空车站内，我们伫立许久。我牵着母亲的手，把空落落的心一颗一颗连为一体。然而当我踏进家门，一种说不出的惶惑便袭上心头。少了一个人，这个家就缺了一块，从此欢乐会从缺口中逃掉；思念和忧愁会从缺口里闯进来。

祈祷你早日平安归来，亲人四弟。

父母大人在上：

见字如面，自祖父携儿一路平安抵鲁已有数日，衣食住行均好，请勿惦念。

敬祈

大安！

儿四弟叩上

收到这么一封八股兮兮的平安信，我们简直瞠目结舌，四弟怎么变成文绉绉的章先生了？只有父亲沉默着，半晌才说这属祖父的文风。祖父为人忠烈豪放，虽然只上过两年私塾，但因为出自孔夫子故乡，所以十分注重礼仪，特别对古色古香的书信体怀有一腔热情。父亲说这热情来自他对文化人的崇拜。

那夜全家人都毫无睡意，揣着种欢喜与苦涩交织的情感，你一言我一语拼凑着千里之外的情景：四弟双肘倚在炕桌上，紧捏笔杆，祖父念一字，他写一字，他甚至结结巴巴不能将它们读连贯。遇上不认识的字，他就用笔杆使劲掏耳朵。祖父呢，用粗大的手指一遍遍在桌面上比画着……

可自那封平安信后，四弟竟杳无音信。

春去夏来，四弟遗留在家的种种迹象，犹如一双像纸那么薄的破跑鞋的底，因换季的大清扫送进了垃圾箱。四弟就像是气味一般，从聚到散。日子一天天擦抹去四弟往昔的种种恶作剧，我发觉他在一天天光亮。

寄往山东的信几天一封，但始终没有四弟的回信，难得祖父笼统地回



一封，寥寥数语。开头总是“见字如面”。

那个夏季郁闷潮热，气压低低的，母亲下颏日益尖削，心里筑起的防线崩溃了，深处的缺憾就泉涌而出。

“又梦到四弟了。”她絮絮地说。

父亲总说：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”

“不会出事吧？”

“哪能呢！”

“出事也该说一声，写封信来。”

“别瞎想！”

母亲叹息一声，仿佛面对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。她说当初答应四弟是想让他在外吃尽辛苦，然后浪子回头，她以为四弟过不了几天就会寄讨饶信来的。

然而，四弟如出弓的箭。

终于，母亲忍不下去，写信说思念四弟，希望他照张近影寄来。母亲的聪明使父亲微笑得摇头晃脑，全家兴冲冲地等待着四弟露面。

不久，照片寄到，竟是张集体照！十来个裸着上身的男孩蹲在一个土坎上，一律是长脸膛，一头焦黄发硬的头发，肩膀被耀眼的日光晒得黑沉沉的。照片印得模模糊糊，因此只能隐约看见居中的男孩与四弟有些相似。

四弟和同伴的集体照被装进相框，我分外喜欢他们的潇洒随便。母亲常对着它出神。秋天里，父亲也有些变，我想将四弟交给祖父他一定称心，只是四弟那儿渐渐地断了消息。

祖父已有三个月未写“见字如面”了。

母亲又照例絮絮叨叨：“又梦到四弟了。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父亲说。

“不会出事吧？”母亲还是这句老话。

“我想不大会。”父亲口吻已失去坚定。

“出了事也该说一声，写封信来。”

“会出些什么意外呢？”父亲拼命按太阳穴。

就在父亲承认内心焦灼不安的第二天，北方人的急躁天性使他立即买了三张火车票，他们带我一道坐上北行列车。列车动荡向前，一路风尘，我感觉我们正分分秒秒地接近四弟。

山东的深秋干燥中夹带着寒意。初见四弟我吓了一跳，他穿得鼓鼓的，像个山东大红枣，头发理得像个老头。母亲对他张开手臂，仿佛怜悯地等待游子扑入怀抱。

四弟清澈的目光一闪，或许是我们惊讶的神情冷落了他。他躲到祖父宽大的背后，瞬间就传来闷闷的捶背声。

祖父病得很重，但仍坐得笔挺地迎接我们。后来才知，祖父已病了半年多，但从来都对我们守口如瓶。

本家的几个婶子先后赶到，大都穿着鸭蛋青的裤子，脸孔明丽。她们带来些鸡蛋、羊肝、猪肉什么的，有的张罗做油饼，有的杀鸡。有个婶子边掐葱头边跟四弟说着话，仿佛她对他的宠爱更不一般，说几句就动手，推他拍他在他鼻尖上点一下。还有一个婶子穿梭着大声吆喝四弟去生火，他慢了一步，她便随手往他肩上一拍，他被拍得咧嘴。我感觉她们待他亲昵得像浓厚而又甜过头的蜂蜜。母亲怔怔地，充满惶惑，干巴巴地说：“亏你们照顾他。”

四弟屈着一条腿跪在灶口前，火花闪闪，他鼓突的腮油亮亮的，像精神的小泥人。他居然知道烧火诀窍，架好柴，火忽拉一下直蹿出灶台半尺高。母亲搂着我站在边上，他却不肯转脸，只执拗地留给我们一个侧影。母亲的手松了，从我肩上滑下去，我背上的衣服沙沙响一阵。

家乡是鲁菜大系的发源地，普通原料也能炒出丰盛的菜肴。然而母亲却失去常态，不顾应酬，滴水未进。

父亲见势头不对，饭后就很英明地把母子二人推出家门单独在一起。很晚，母子俩携着手进来，四弟眼圈微红，母亲则更是悲喜交集。

“母子相认了？”父亲欠起身笑。

四弟主人似的忙着把我们的提包归在一起：“我说话转不过舌头，出口就是山东腔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写信？”我说，“不要我们了？”

“谁不要谁呀！”他大人物一般，“我忙啊，里里外外。不是寄照片了吗？”

“哦，那张赤膊的？”

“什么‘赤膊’的？那叫光膀子！说‘赤膊’他们会笑话的！夏天种地时照的。种地，流汗长老茧。”

太可怕了，他在家人人捧在手心，到这儿却让他种地！像耕牛那样辛苦！哦，亏得我们来拯救他！

从那晚起，四弟就不疏远我们，甚至亲热得寸步不离。有一天，他邀请我们去看他种的地。

祖父支撑着同行。大病初愈，他的个子缩小了点，系完鞋带佝下的身子半天才能直起。祖父曾是四乡闻名的种地瓜专家，他种的地瓜个大、糖分足。祖父总说是那块土肥，养人。撑到田头，祖父倚着株老树，眯眯盹盹地睡去，他的睡姿像一个闭目养神的老神仙。

四弟的地是那块肥土中最向阳的南端，才方圆几步，用些小栅栏围起，边上竖了块小牌，四弟写着：我的庄园。

秋日景美，他的庄园洒满旺盛的阳光，他在那儿像一株蓬勃小树。四弟突然蹲下，把一块黏土搓细了。他扒开地瓜秧让我们看，只见细腻饱满的土上，纵横交错着许多裂痕。

“我把力气藏在里头。”四弟仰起脸来，“播种时刨地，夏天锄草，浇水打虫……”

“地瓜熟了。”父亲说。

“是力气和本事熟了。”四弟大叫道。

我们帮他收获地瓜，它们淡红色的，新鲜如婴儿。有一个巨型的地瓜足有小盆大小，沉甸甸的，外皮上黏着渗出的糖分。天很高，无云，四弟在他的庄园内手舞足蹈，我忽而感觉他过得自由、浪漫。

穿红戴绿的婶子们推来架子车，装着地瓜。她们让四弟去驾辕，就像差使一个本领通天的男子汉。我忽而感到从未有人这么重视过他，家人都把他当成个不能信赖的小不点儿。

四弟驾着装满他财富的架子车，一路吆五喝六，路人见了硕大的地瓜